



碎集



程远春著

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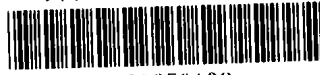
集

辛巳仲春

殷島題



黄石理工学院图书馆



0000850108

碎集

编著：程远春

出版：西塞山诗社

承印：黄石市图书出版印刷发行服务部

开本：850×1168mm 1/32

印张：3

印数：300本

工本费：八元

准印证：鄂石市图内字 047 号

序

族弟远春，幼聪颖，深得塾师嘉许；长执教，复以功底深厚，文思敏捷，称誉士林；退休后，仍热爱本行，笔耕不辍。诸如流连山水，笑傲烟霞，谈古论今，遣怀咏物，一一付诸诗词。兴之所之，储囊成册，名曰《碎集》。持以公诸同好，泽惠子孙。抒一己之见闻，启后人之思绪。用心良苦，壮举咸称。忝列本家，叨承属序。滥竽前奏，深感汗颜。

纵观《碎集》，实系作者平生所经、所闻、所感，言尽由衷，事无隐讳。稍涉《回忆录》组诗，足见其余。如「赤脚始尝泥与水，科头初试雨和晴」（种田）；「天雨常登山坎路，家贫时算手中钱」（挑脚）；「汗水湿衣知冷暖，邻人笑语话风凉」（卖工）。其年轻时辍学务农之艰辛痛苦，一一重现笔端。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」。博人同情，催人下泪。其「劫中杂咏」组诗，则笔锋矫健，语气调侃，将「史无前例」之奇闻趣事，暴露无遗；如「三尺高冠一块牌，前呼后拥走长街」，「课堂不用到厨房，洗米拿柴事帮忙」（校园新事）；「破被残书一担装，春风作伴好还乡，亲邻莫问归来事，「老九」如今要改行」。（归田），令当事人旧梦重温，切肤犹痛，留后人作荒唐传说，可鉴前车。

「忧乐攸关，见微知著」。系历代文人之传统美德。其「时风」集锦」组词，针砭时弊，入木三分。画像传神，维妙维肖。尽吐十亿赤子心声，堪与「三别」、「三吏」同旨。如「打着「参访」大旗，坐上高级专机，往来南北东西。腰缠公款，一批、两批、三批」（公游风）、「官家楼内，总招来「贡客」盈门。红包鼓鼓，皮袋更沉沉……」（进贡风）、「孔方兄，一人官场路自通，小包红，体积不大，威力无穷……」（贿赂风）。笔同匕首，言若警钟。登山一呼，回声四应，足使当局者动魄惊心，旁观者拍手称快。

唐诗以情动人，宋词以理解世。《碎集》则兼而有之。如：「雪化松尤劲，秋来菊更新」（退休后

会卜老），「人经跋涉方知老，事历艰辛始觉甜」、「识友实难交友易，责人容易做人难」（秋日遣怀），「半世备尝甘与苦，一生常辨是和非」（六十感怀），「几卷残书宜再读，一生恩怨不多谈」、「惯于拍马他骑马，不会吹牛我放牛」、「处世未通关系学，居家爱念《教儿经》」（退居随感）。任尔大千世界，瞬息万变，而作者却善跟踪探索，究理穷源。窥一斑而见全豹，寓至理而概世情。弦外之音，颇具宋人嗣响。

其他如「竹随风下泪，菊伴我低头」（秋雨），「花艳月明吟好句，雨停风过补穷庐」（迎春曲），「隐隐青山含落日，溶溶春水送归帆」（浣河晚眺），「举竿惊宿鸟，投饵逐浮鸥」（垂钓）。山光水色，随笔生辉，情景交融，诗中有画。赏心悦目，养性怡情。字里行间，唐音宛在。

美哉《碎集》，大获我心。佳什连篇，无不因情而发；惊人警句，洵非无病呻吟。闻弦歌而知雅意，投一石而浪千重。天若有情，天当亦老；人非愤耗，谁不共鸣；叙难尽意，再赋芜词，以博一粲。调寄《西江月》：

《碎集》原非碎语，言真意切情深。挥毫濡泪写生平。且喜骨头偏硬。不愧刺贪能手，堪称反腐标兵。一针见血显奇能。足启后人深省。

浣川散人程家玉

书于赤壁东皋别墅

二零零零年季夏上浣

漫漫人生路——我和远春同志

我写的这点文字，既非序，亦非对《碎集》的评价，而是写我和远春同志相处的那些年月和这些年月。

从五十年代起，我和他同在一个区教书，但还不怎么熟识。真正地熟识起来了还是一九六五年。这年春季我和他调到一个学校——福主小学。而且还「调」到一个寝室。在这间约三平米的小房里，摆两乘床，两张桌椅，剩下的空隙就不多了。那时的教师待遇和工作条件颇有点「共产主义」味道：寝室共，改作业的煤油灯也共，连洗澡盆、提水桶还是共。在「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相结合，则一事无成」的号召下，既要教好书，又要到漫山遍野去拾粪支农。学校领导还指令专人记账。粪捡少了，还要插「白旗」受批。因此，教师们只得拿着粪筐起早摸黑地干。有些爱说风凉话的人说我们是「屎老师」。

一九六六年「史无前例」的运动开始了，我俩同作为运动的对象——上凤栖山（全县集训地方）了。那漫山遍岭的大字报，那此起彼伏的批斗口号声；那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」的语录歌声。真叫人惶惶不可终日。「河浴归来逢熟识，相行不敢问平安」就是当时情景的写照。一九七〇年春又二上凤栖山了。这次运动的主题是「一打三反」。远春同志和我都被列为「打」和「反」的对象，一同进入「学习班」。在学习班里，一「左棍」恶狠狠地说：「对你们这些人，必须实行半无产阶级专政……」。

听了这话，不禁愕然。什么叫「半无产阶级专政」？翻遍了马列著作找不到这个「理论」。后来我们才这样「理解」：需要你教书时暂不对你实行专政；运动来了就要实行专政了。这大概就是那些「左先生」们所谓的「半无产阶级专政」吧！在学习班里，我们除了受批斗，写交代以外，还天天到浠水县城街道上修路，流了不少汗水，发生工伤还要流血。「拖车闹市不遮颜，劳动才过改造关」、「晴天筑路长街上，雨夜难眠听杜鹃」，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照。一次，我们被分到里店公社大门大队去插早稻秧，徒步急行几十里，途中远春同志的痔疮发了，鲜血顺脚跟下流，他举步维艰，慢慢掉队了。我只得伴他后走，到下午两点多钟才到达目的地。第二天，稍有好转就下田插秧了。

对于写旧体诗词，远春同志是有其功底的。可因为写了一首咏菊诗，竟被那些擅长架空分析、无限上纲却又不懂诗词的「左先生」们分析成是为彭德怀翻案的大「毒草」而受到批判。因之，他的吟笔只得从此长封了。

世间事物，总不是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总是要向进步的历史规律发展的。幸邓公力挽狂澜。粉碎「四人帮」后，我们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才得以重见天日，获得了第二次解放。一九七九年春，远春同志和我都被评为县级模范教师，同时参加县先进教师代表大会，同获荣誉证书。这次会议的地点，正是我们当年曾「二上」的风栖山。此情此景，实令人感慨系之。退休后，我俩过从甚密，常谈诗于室内，常垂钓于塘边，堪称乐事。

我之所以写这点文字，主要是让子孙后代大体了解我们老一辈所走过的人生道路。老子云：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

形，高下相倾……」这个辩证唯物哲理，今天还是适用的。我们就是在这种「相生」、「相成」、「相形」、「相倾」的过程中，才走到了今天。远春同志曾对我说：「我没有什么传家之宝留给子孙后代，只有破屋三间，残书数卷」。现在又多了这本《碎集》——真正的传家之宝。

读完《碎集》，感受良多。草成一律，以作本文结尾。

言是由衷事是真，行间字里见生平。乐忧同在知先后，泾渭分明辨浊清。
蜡炬可燃犹可尽，丈夫能屈亦能伸。东隅既失桑榆好，皓首红心唱晚晴。

胡秋澄

二〇〇〇年榴月于道桥

莫道夕阳将近晚
落霞犹染满天红

程迺春
辛巳三月



作者近照



作者工作照



全家福



从左至右)前排:范世雄 胡秋澄 程远春
后排:张爱英 胡鉴明 汪承华 潘自珍



辛、苦、外、園、丁、綠、紅、花
滿、林、碎、零、成、一、集、忱、

樂繫詩心

題《碎集》

胡秋澄詩
葉鍾華書



胡秋澄：著名詩人

葉鍾華：著名詩人、書法家，東坡赤壁詩社
副社長、副主編。

任年何所之
春堂見
和
中
自
有
家
中
我
不
能
入
少
人

賀
道
喜
弟
詩
集
問
世

新
年
紀
首
嘉
程
家
玉
書

程远春老师《碎集》付梓
历尽炎凉不老松，满园新
香共朝宗。闲云野鹤频
来往，一卷鸿词雅士风。

潘自珍胡鉴明敬题

辛巳仲春

潘自珍：伉俪诗人
胡鉴明



画家黄席珍作